



池 莉

7 烦恼人生

烦恼人生

池莉



作家出版社

烦恼人生

作者：池 莉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马云燕 祁 斌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刷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55千

印张：9 插页：2

版次：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85-7/I·184

定价：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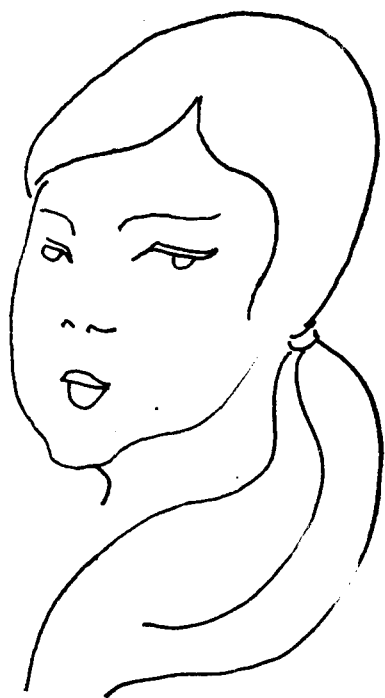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培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池 莉漫画像

效 耘 作

小 传

当我什么也没干的时候我热情最高，理想最大，创作最勤奋，那时我大约十六七岁。

在我做了小学教师，医生，编辑，其中又读了医专和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科之后，我只剩下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因为这时我已经三十岁了。

目 录

序……雷 达 1

烦恼人生 11

勇者如斯 73

少妇的沙滩 170

月儿好 223

恰恰 237

雨中的太阳 256

长夜 269

序

雷 达

人不是生活在哲理中，不是生活在戏剧中，不是生活在井然有序的事件中，生活无故事。人生活着，便是挨过无数点滴的、琐屑的、流动的，时而欢欣时而沉重，时而理智时而下意识的时光。人的生活由恒河沙数般的瞬间组成。即使惊心动魄的战场，也并不每一秒都惊心动魄。大概人类正是为了超越这平凡乏味，才创造故事，才幻化一条由灿灿灯光构成的情节链，才虚构一个艺术的世界，来吸引自身，感动自身的吧。多少年来，我们已习惯于这种既再现生活的骨脉，又把生活戏剧化的文本了，我们听惯了新奇的故事。然而我想，能否创造另一种新的形式，它没有故事，又有故事，它极大地贴合生活的原生状态，又穿过这原生状态传递着灵魂的声音，它打破纯净化，又不致陷入表象的无意义，它既把虚构成分尽力压缩，又把内蕴尽力扩张，它

既让生活象生活本身一样直接展开，又让生活象诗一样展开呢？

我期待过很久，遗憾的是，这方面令人满意的作品并不多。于是，当我读到池莉的《烦恼人生》的顷刻，始而惊讶，继而产生了不期而遇的欣悦。印家厚早就广泛地存在着，是池莉发现了他。烦恼早就弥漫在空间，是池莉的灵心善感，写出了烦恼的真味。我无意于把作者描绘成横空出世，独造形式的奇才，但我要真心地说，在我们这儿，作者确实触摸到了与现代人认知世界的方式相契合的一种新型的审美形态。管她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呢。

《上海文学》在发表《烦恼人生》时所加“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现实生活的不能尽如人意既限制人们的眼界，又常促使人们去超越这种限制。于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摇摆、选择构成人的日常烦恼的主要内容”，“自《人到中年》问世以来，我们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一类坚持从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且又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和‘诗意’的现实主义力作了”。这些话很有见地，我是赞同的。它确如《人到中年》一样，流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过，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就审美形态而言，《烦恼人生》是更属于现代口味的，它与《人到中年》的方式还不完全一致。它的要旨可用这样一句话表述：“生活过程就是艺术”。既然是重过

程的，那就不重原因也不重结果，不重评判也不重意义，不重高潮也不重结局。当然，这和刻板模拟生活表象是无缘的。为了让生活本真地，自然地显露出来，它其实在打破人为的理性秩序和外加的评价解说。它更加注重个人性，个人的微妙感受，独特体验，瞬间顿悟；它更加注意感觉的新颖，抛弃程式化了的、钝化了的、感觉，从生命深处召回原初的体验和通感；它也更加注意心灵化，尽量减弱对外在社会问题的疾呼声，讲究内力。由于强化了对生活进程中一点一滴含藏的品味，加强了对每个瞬间心理潜台词的深掘，遂使“问题”呀，“评价”呀，“呐喊”呀，全都浑融地包裹到生命进程之中了。于是，在《烦恼人生》中，我们感到一种有力的“浑沌”：结局无足轻重，过程成为主体；“意义”化开了，体验上升了；“目的”退却了，“存在”裸露了。归根结底，《烦恼人生》写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

这样说，决不是要取消这部作品的现实功利价值和社会批判意味。不可否认，《烦恼人生》发表后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与作品中触及的现实问题和物质利害很有关系。但是，作为一部较为深刻的作品，这些浮面的“问题”并不重要。有人从中读出了“呼唤改革”，有人找出了住宅问题，还有人品出了性爱的压抑，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烦恼人生》的主要价值似乎不在这里。依我看，主人公的烦恼

既是特定阶段的，又是长远的，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既是生计的烦恼，又是生命的烦恼，既是八十年代中国一个普通操作工的烦恼，同时也难以否认它有人类自身的困扰在内。所以，它写的只是一天，却写了一年，一生；它常常触及物质窘境，却一齐转化为心理氛围，溶入整体意蕴。它的本体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生命力的内耗，象征普通人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读《烦恼人生》，有种听车轮不断击打铁轨发出无尽循环声的幻觉。

前面说过，《烦恼人生》的方式是将“生活过程艺术化”。读这样的作品，有如置身没有尽头的人生长旅；这路无始无终，你走下去就是了，走下去，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坚韧就自然如扇面般展开了。不过，难点在于，生活形式往往是浅陋的，生命形式才是深刻的，如何将两者溶合为一：写生活处有生命躁动，写生命处盈满血肉气息。在此，我们不可不注意作者对瞬间的绝妙把握，就象充满休止符的乐曲。自从后半夜孩子摔醒以后，这个过程就开始了。作者是多么细致地、不厌其烦地描写着印家厚的“过程”呵！洗脸排队，厕所满员，带孩子“跑月票”，乘江轮，吃饭铺，奔车间，评奖金，听训守，又“跑月票”，又乘江轮，又等到天黑睡下……。可是，让我们想一想，这一天如此漫长难挨，仅仅因为作者细腻地甚至不无絮叨地写了这个过程吗？不，“漫长感”不仅来自生活过程，而且来自生活过

程遮蔽下的生命过程。灯绳拉断了，他去修理，“起子寒光一闪，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从心上掠过”，这是写生活，也在写生命。他抱着孩子走出家门，不用回头就知道，“那个破旧老朽的平房窗前，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她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吗？然而这世界上就只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这在写感觉，何尝不在写生存境况。孩子仰起头问他，“胚子货”这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长大了，就自然懂了，孩子长长地“哦”了一声。我想，这一声既发自孩子，却也不妨看作人类的一声长叹。明天，有个亲戚要临时挤进他的小屋，那意味着某种生活的中断，他夜里粗鲁地叫醒老婆，老婆“异常顺从地”，“连连打呵欠，扭动四肢，神情漠然地去解衣扣”。这仅在写一对庸常夫妇乏味的性生活吗？不，这也在写无可奈何的生命烦恼。它是“漠然的”，却往往难以省略，因而是极深刻的。试想，当我们不但看到生活的原生态过程，而且体味出这表壳下面滚动的生命的焦灼和烦恼，我们怎能以捕捉住浮面的社会问题为满足呢？

《烦恼人生》的结构是开放型的，放松自如的，如没有固定河床的流水。作者好似“退出”小说，不刻意组织加工，不负责排定逻辑顺序，让生活自然向前流去，一切的机缘、巧合都是未知数。这使它有种生活自身的神秘性。按说，它的生活框架是最

单一的，事件是永远的乏味，一切并不难预料，可是，心灵是鲜活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灵魂是日日陌生的，于是，极度的单调与无尽的心灵变幻，构成奇特的吸力。近来文坛上称许的《厚土》，在结构方式上与它有相近处。它们虽共写单调、沉闷，重复的生活形式，却又魅力无穷，其根源就在于把生活心灵化，感觉化，陌生化了。倘若把《烦恼人生》比作一条路，那么，尽管线路人们熟悉不过，路上的风景却是幻化不息的。这条路径，其实就是主人公印家厚的精神过程。

没有印家厚，《烦恼人生》的全部结构将会坍塌。尽管印家厚在一天之中扮演了父亲，丈夫，情人，女婿，工人，乘客，邻居，拆迁户之类多重角色，但他不是社会问题的载体，这一切交错的角色最终还是回归到他自身，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一刻他不在为难之中”，于是，“忍耐”便成为这个宽厚坚强的男子汉身上最突出的精神特征。这一概括惊人的准确。如果说，贾平凹用“浮躁”来概括时代心态不失为一种智慧，那么池莉用“忍耐”来概括一种典型的精神状态，就也是一种睿智，一个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写出印家厚的忍耐状态，其艺术触角伸展得比这更远。印家厚不是作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网络上的一个点出现的（这也是《烦恼人生》高出于这本集子

其它篇章的关键所在)。他的自由度是受这个整体社会网络的自由度的制约的。有谁认为假若印家厚解决了住房，就会精神大振，烦恼顿消，那只能是误解。事情不会这样轻松。必须看到，除了生计上的拖累，他还有深层的生存烦恼。他不得不压抑多种需要、多种冲动，弃绝各种非分之想，首先为生存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色彩是单一的。现今西方社会，因高度科技水平，严密的管理系统，精细的分工，使人有“单面的人”之谓；在我们这里，物质匮乏，传统深固，生活窘据，也在造成“单面的人”，不过与前者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内涵迥然不同罢了。当我们看到，印家厚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变得喜欢接受同情和乐于讨好，看到他在许多场合下有麻木、怔忡的神态，看到他的想象力的逐渐贫乏，听他说：“这如何是好呢？”，会感到作者的笔在走向纵深了。作者实际接触到印家厚精神上的不自由状态，他的暂时无可避免的自我异化的悲哀。这当然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人的解放尺度问题了。它固然有外在的社会原因，但更与民族灵魂的重累相关。不过，印家厚决不是个没有光彩的生命，他的忍耐本身，就包含强烈的力度，在作品所写的许多生活的“无名状态”中，可以分明感受到他的心灵炽热，他的渴望迫切，他依恋生活的诗意并追寻它，他宽厚的肩膀是值得信赖的。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既受压抑又力图冲破压抑的情状呵！

这些，就是我眼中的《烦恼人生》。

在这篇叫做序言的文字里，我没有遵从一般序言的评价，赞许，鼓励的格式，却把大量篇幅用于谈论我对《烦恼人生》的理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烦恼人生》的艺术形态，对于当前的小说创作具有启示意义。随着动乱结束，社会进入稳定的变革时期，烦嚣的日常生活成为主要的生活形态，它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艺术形态；随着大一统的、狭隘功利主义文学观的解体，生活这部大书不再只需“政治”的手指去翻动，而是由多重眼光和多重价值去审视它了。在这里，不从既定的政治需要出发，而从民族的生存状态，从民族灵魂的重建出发，自由而深邃地抒发作家自身对时代生活的感受，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迁移。如果说《烦恼人生》是池莉创作上的一次飞跃，那是因为，她从情感的自缚中跳出，上升到社会人生的视点，上升到民族生存发展的视点。格局依然不大，描写依然琐细，但内宇宙扩大了，整体观增强了，处处留下对当代人的困境思索的痕迹。于是，一面是贴近生活原色的世俗化，一面是关注生命进程和历史进程的陌生化。

我较多谈论《烦恼人生》，也并不意味着这本集子里的其它作品不值得欣赏。其实，抱着娱乐心理的一般读者，或会更喜欢《少妇的沙滩》《月儿好》《雨中的太阳》等作品，它们的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幽婉见长，多少有点轻艳，更耐玩味。池

莉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观察精细，感觉锐敏，体验入微，她完全有可能成为抒写当代日常生活的出色诗人。与她的才力相较，她写得不算多。她说，不想写得太勤，只有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这是一个曾历生活坎坷者的朴素心愿。但是，对一颗敏感的心来说，她恐怕未必能保持自己的平静，而这，正是读者所期待的。

